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五

十五

口 13
1406
15



018
1406
15

庚桑楚論

庚桑之於老子其體而微然其未至者徒有所五卓於居畏壘而民欲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忻悅鼓推而尊之則受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徒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推在以轉移其心而微教之是為換手接人使之信無疑然若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勤捧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為撒手懸崖命根斷絕絕怖而一遇聊憐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离鋪陳長語老子揣其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五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陸西星云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疏註此篇中有苦心盡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綴拾于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為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後也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此

病源而痛鉗之乃退舍自怨酒
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即
新好故其再接也乘執直指
去其津之惡徐有以乘之
詳愧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
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取老子
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
之經舉見乎此間詰至盡又復
歸結于能兒乎乎言有宗事有
君也次論泰宇幾乎天光靈臺
不知所持謂室屋而自生不必
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
內之說志備鑲鋪之喻又使字
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死有生
灰先後一體寢而偃則貴賤有
宜蓋欲悟有生之本无破移是
之妄見至叙欲惡貴富之執志
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凡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
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涉物累而障障明者不以不辨
而遠之矣

庚桑一節

畫然飾知挈然於仁擁腫
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奔
知而任愚也夫身四時俱無
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
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
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物標杓
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尔畏皇及此故不釋然
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
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也故其
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
擁腫鞅掌是矣畫然挈然仁知
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
非任知在仁者也畏壘之民化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往不知所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穰大道一作天道

林屬齋云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
僕也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純朴
也鞅掌猶支離也灑然異之者言見其灑然有
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
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

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於於本
食之聞所以大獲楚之所為是
以難入耳且故洒然異之其道
死為而成故且計不足歲計有
餘也尺祝社稷皆為君宗者所
從事言民歡推尊之意夫春秋
皆天之所為万物莫知也聖人
所以尺居而百姓不知所如也
今畏壘細民歡俎豆予于賢人
之間所謂不能使人無保也我
其所以不保而為人之保乎

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不
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之也故曰豈
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益自
然無心之喻尺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
百姓為一人益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
猖狂不知所往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犹言位置
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
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觀破是也不釋然
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陸
方壺

〔云〕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獨得
其道也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
經畫為知者也絜然仁以度為仁者也益老聖
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皆遠而去之擁腫軟
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送治也一作太穰以為
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洒然有異
常人且計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
近功而又則方見其有益也尺祝社稷厭敬之
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
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太美而不
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
自然故天地不乃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
為體故尺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
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
自然而無方無隅是乃所以為道也今也畏壘
之細民竊為歡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必
也為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
以吾愧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行然也俎豆字

○弟子一節

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稜故
勉夫子所之答以去利遠害
全若嬰躬於利祿則粗而淺
魚救之不足也二子謂堯舜
足稱揚我孫念後世妄行穿鑿
而植穢亂取簡髮數米理雖力
之末也混然以之无所治為
克濟理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
尚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
偽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
執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
迹飽為其後而致斯弊也

自戶視中未杓之
人以喻福淺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緣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
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
穴^{ホレ}_{カキ}^{ホレ}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坏音）

林慮齋云

鯢鮪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夔狐雖

呂註 若賸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淡然往與神明
居楚澤神之道故藏身不厭深
物德遠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
始有物之執而分辨堯舜何異
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
能轉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
而有功不然則徒簡髮數米耳
足以濟世或聖人之治使民無
知無欲以堯舜之跡視之不允
幸其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
知有為之大民性為其所遷劫
之所由生也

小而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太皆有所
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
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
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
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
碣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
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恥欲邀世而無
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侯垣墻之上
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証失其宜也簡髮而

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之吝心之意蓋賢則民
必爭以知為任則民愈誑之數物者言以上數
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坏墻也日
中穴墻即是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陸方壺云八
尺曰尋倍尋曰
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妹孽也無所還無所
隱言巨者不至也喻垣墻小之地太賢不居則
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不
下堯舜之世蓋已然矣夫堯舜太聖尚不能以
下人治天下而狹必假于賢能况畏壘之細民
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
能自已者先生蓋亦听之而胡以不釋為我於
是東萊復即前喻深為壁說言魚獸賦形愈大

則取禍愈速故禹車之飲此吞舟之魚德行離
山則罟網憐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
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
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速此乎且夫莫窮於能
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卑
墻不可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可植之
則生類苟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辨若此又如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何示服厲耶故
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
天下而適以太亂俱天下民之慈利也甚勤况
取澤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
後其君於是子有弑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
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于日中正畫之
間恠不知畏是太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太
壞盡矣於千世之後論其世特隱而未視耳或
謂莊老之言過於激尤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
不觀之衆暴寡強凌弱知因愚與就民之膏血

○暴榮一節

○暴榮一節
全汝形其分也抱汝生
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目耳耳
左耳心共心其形相似而所
不同苟有微不同則不可強相效
也磁未得開之也兩形開而不
能相得雖有開之者早聞形
隔故難化也

○暴榮一節
德遺堯舜而不為其死
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
及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為患
式及其耳目屬乎声色鼻口屬
乎臭味心為物之所役則形
而不全生為而不抱思慮言
而不止是以不能死物也唯其

者乎則
又甚矣

南榮越欒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聞之邪歆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

全形抱生而無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聲譽為在也為道者則以不自見為盲不自聞為聵不自得為狂今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心則無方也矣在開而不開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者物聞之而已迷雖云未聞道其既知已異乎常人但未敢以楚之言契之于心也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音蜀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音蜀

林肅齋云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

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

盲聵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欲所聞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未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為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性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托為謾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蠟豆中大虫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化大

禹小雞不能展木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
化汝也遂使之姓見老子

陸方虛云南榮越
康桑弟子也惡乎託
業以及此言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乎全汝
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守其性而
不離無使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
如以積久而死乃可絕於道故曰三年而後可
以及此南榮越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晚乃復
于師曰夫天下無異自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
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
而往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身入之形可謂相
近矣宜其無有聾與在之病乃為物欲所間邪
欲相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唯肖之學越蓋不
能無歎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
之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者
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此故庚桑子
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詞則已蓋矣尔之不能化

畏糧一節

即越欲為道其心不能致
而拔三言則謂去人備求之難
亦宜矣以道步世九其心莫得
而藏此老子所以深之于眉睫
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
能深之今越規之然以越舍不
卜之心索之於無窮之問若我
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間之然
歎及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
之所矜也

也以吾鼓鑄之力微焉耳故曰奔蜂不能化
蠋蓋聞蠋蠃能祝螟蛉而化之似其才力相當
也奔蜂蠶蠋能之乎越雖不伏鵲卵亦復如是
子蓋南見老子乎往見我師庶乎目擊道存有
不言而自
喻者矣

南榮越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瞿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
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目註 粵人催表之衆 按三言而未故也

方註 道遠日久 必意漸荒 故老子可勸忘答 夫問也 忘答 夫問者多者 死而一者 生而知者 死而無知者 生欲答 欲問者 死而

軀不仁則害人 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 已安述此而可此 三言者 楚之所患也 頌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 向吾見若眉 睫之間 吾因以得汝矣 今汝又言而信之 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 揭竿而求諸海也 汝亡人哉 惘惘乎 汝歎反汝情性 而無由入 可憐哉

林屬齋云

楚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衆人催表

即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 忘吾答因失吾問者 言其心茫然 失所問答也 去其知而不知 則

覺矣 覺忘者 生

焦註 贏擔也 有楚陳宋之間 謂之贏

人以我為愚矣 朱專也 朱愚 狹顯蒙也 若有心乎 用知則反為我身之累 此意蓋謂無心 既不 可有心 又不可 即釋氏所謂恁麼也 不待不恁 麼也 不待其言 仁義處亦同 三言之患 其疑即 一也 若汝也 見汝眉睫 已知汝為未知道 今觀 以言果然 故曰 又言而信之 規規 蹇淺之貌 揭 竿而求諸海 言求無於有芒乎 而無歸着也 亡 人者 失其本心之人也 惘 憂愁不自持也 欲 反情性 而無由入 言歎見自然之道 而不可得

亦可憐憫也。○陸方壺云子仲此人借耒之衆
 榮率衆而來也蓋與柔推尊其師九有疑而未
 死之人皆令南榮見老子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
 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却謂已未嘗率衆而
 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失吾問只汝便見
 南榮身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
 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
 謂我愚任知則反為身累以至絕仁則恐至於
 害人絕義則恐至于傷彼絕之不可不絕又不
 可故當以三言為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
 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矣又焉得有不知
 不仁不義之足患乎楚之羊也若此故老聖見
 眉睫而知因言而央為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
 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以
 真亡人哉故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
 父伏語所謂
 可憐憫者

○南榮一節

○南榮一節
 謂其目若乃声色難于外則
 心術塞于內欲惡難于內則耳
 目表于外故又無得无失而後
 為通也偏難送不而况外內
 俱難乎耳目眩惑于外而心術
 流蕩于內雖繁手以抗之網縲
 以持之勿能止也抱一不離其
 性也勿失還自持也常則吉遇
 則凶無所下也止謂止於分也
 已謂無道故迹也舍人求己全
 我而不效彼也儵然无傳迹也
 侗然无窒得也嗟不嗟任聲之
 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握任手
 之自握非強也視不視任目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訖哉鬱鬱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

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

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

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

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

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

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為所
乏信足，自行无所趣也。居不知
形為終，休自任也。與物委蛇，斯
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

呂註知運含濁心而惡之欲洗
濯而復於塵靡是為為好去惡
也然從末之能行所以自愁鬱
鬱之氣充津人有肝漏難則物
之粘着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
難於声色而欲物之以持之是
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音
心不出而外不礙矣老子云塞
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難於專
為而欲事之以止之是纏而捉
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
而內不礙矣老子云開其門解

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
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
者徒不能持况彼效而行者乎
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
無所事為也越自知其病未足
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
經而已衛生以无為為經下者
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正仰事上
慈以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未謀
已故也倫然无係個然无礙則
如兒子矣使其嗶嗶出於哀怒而
不和其能不嗔乎以至握而不
知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
行止一出於无心與物宛轉同
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無下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
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
乎兒子終日嗶嗶而盍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
而手不掬其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
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音益(憂於邁反)掬

林庸齋云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
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詭

哉詭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乎未寧一之
意也終有所惡則心有所着故津津然而可求
鞅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斂
束之喻應物于外斂自斂枕則繁多而不可執
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于內故曰將內捷
心中之擾擾歎自斂枕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
捉內既不定則又求之于外此言學道而不得
其要或欲制之于外或欲制之于內皆無下手
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心持守

德能抱一能然失即道德經所謂戰戰兢兢抱一能無所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正也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已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儻然即泥守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渾然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私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此於赤子者如此

况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狃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殺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二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待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

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嗑喉也嗶聲乾也女子嗥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規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介介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瞶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瞶與瞬同行不知所居不知所為即言無心也委

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沉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陸方壺云：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求其所好，即欲及其情性之意。所惡指所絕所棄之事。言十日自愁者，困于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孰也。未但見鬻乎其愁，其中津乎，徒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胃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求，無可求而後始為純熟。此段細密工夫，奈何責以十日，以南榮越之所以歎速而不逮也。於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及之矣。凡人內有所極，則謂之內；外有所極，則謂之外。鞭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于物而不能過，心不留則奪於攻取。

心受外獲而繁矣。就必憧憧，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知物拒于中，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于欲，而不能丹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獲而縲矣。就此，綢繆索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於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捉者尋求之羨，捷者牢關之羨。此等新奇之語，如霞外雜組，必非食烟火者之所能道。內外獲者，道德不能持言。內外獲則雖道德有于身者，尚不能以自持。况遵道而行者乎？要知道德有于身，則洒濯已熟，自無所獲。此殆其設言耳。卑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徒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綠。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未所謂無病而疾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徒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矣。所謂頭得衛生之常法而已。大此正依經所謂頭祭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者，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離乎，然而言此。

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禍福所倚禍亦福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于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矣故以災筮問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罷已乎知足也罷能諸人而求諸已乎急於自洽而不暇于及人也罷能備然乎無所累也罷倘然乎無所知也罷兒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子終日嗶而嗔不愛氣之和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專也長矣曰嗶嗶唾曰嗶嗶手曰握握手曰挽目動曰瞞而不分曰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無心也身物委蛇而同其波流隨順而无所近也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外於此哉

然則一節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核而不能虛然水凍而為冰知衛生之經水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修而物不能交食交食而不以利害相撓也不為怪故世倍所不能無係左為謀故世倍所不能無係無礙又惟能抱一能勿失倫然倘然之足間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此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為槁木灰灰者是也槁木生於有心有身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又安得而累之哉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倘然而生倘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林慮齋云 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 聞老

註夫其性如水，水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為物，故凝結，如冰凍而成。水至清而結，冰不消，神至灵而結，形不灵，開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虛無，攝焉人患，凝反求，手交食乎地，耕藝，共給也。交樂乎天，均調太和也。然則人物利害，恒由及怪，行謀為，所歸，往來，寒涼，而不適，生然安，澤而不虧，李道，造，秋風已至矣，而後為未也。遂謂其至，又死前見子之詞，以告以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故其無伴者也。

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櫻相觸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既聞此

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見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灾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陸方壺云：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无迹，解上數箇能字，便是伏羲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譬則水已解矣。凍已化矣，中間渣滓尚未薄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其論至

○字泰一節

訓註 德字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 悲人耀也 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 物見其物 各自見而不見彼 所以自然而定也 人而修入 則自得矣 所以常泰常泰故法友居我宅而自然獲助

人則上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亦食乎也 亦樂乎夫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為謀事倫然而往侗然而未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三者然則若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攝尔之形灰尔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以段李間即依乘中所謂二乘做外心功夫者尚有捉摸亦楚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林庸齋皆不得其上耳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入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也出則天子外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有產之非為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言非孝雖言非辨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及敗理及然矣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林庸齋云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 字胸中 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備者備真之人也備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

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
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
道是也辨所不能辨不言之辨
是也或及此而不免有為則敗
而已矣

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
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
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
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盡。故曰至矣。
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統是也。即統也
不統是及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
失也。○陸方壺云。以下皆莊子雜著字。心字也。
泰定者泰然而定。後則生慧矣。故幾乎天
光。天光者謂于事物之未不逆不億而自然先
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
也。修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
舍謂入之所歸。舍訓曰止。夫人皆有能。有不能。

備物一節

謂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
生取非度而由之理自達彼
取非慢中而敬外。若是有而萬惡
至者。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為而
致惡者。及是人耳。安之若命。故
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情暢故
憂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勤於
物。取其失。非持者。知其形持而
持之。持則失也。終不再已。誠何
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有失。

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
不能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
卓。辨其所不能辨。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必
知其所不能知。蓋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
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
止其所不能知。至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必為
天鈞敗之。敗。送。弃也。天鈞。送。言。鴻。鈞也。蓋。不。即
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
不當業入而不全。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

尚顯無愧于心則行而不慎
券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已以
為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新光因
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已所無徒
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入已
見其歧矣而扶自以為安窮謂
終始也且謂券外而遊者敗者
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
容人人不獲容况能有親乎故
凡是他人志之所趨集火凝米
故其為兵甚於劍戟益心使三
則明陽微始於五臟所在皆明
附故不可逃也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
其歧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於志鏤錐為下寇莫大
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

更平声
賈音古

萬物与我為一倫物也持
形謂无往而物不往物未而心
出悲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
之以遠彼悲有持于外故以直
內也若是而万惡至者天也以
其悲為而敗之故不足以為成
矣蓋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
知其細蓋以不持之耳知此
則所謂誠已發而中飽矣否則
妄作凶 又惡能當我業自
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台不
台謂去之之速每更為失者借
李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
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
而行之為券內誠已而德行也
无諸已而行之為券外不見其
誠已而幽顯不能一也无名者
道故信矣而不期焉焉而不費

林屈叅云

倫物者倫萬物之理也即萬物皆倫
于我之意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
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
物隨時而生即伏家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
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也達通也波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
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犹有萬惡至者則
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是以
滑我胃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

滂外者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
為唯庸有光不用則彼竭其明
唯賈人也所以市而己人見其
不足而致慕我然自大也人
能見其未始有物則吾物窮而
吾我無我則物入而不破是謂
知常容否則吾物且而己其身
不能容所謂之汝之片體將為
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地所
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
無親無親則及人可知矣志之
為兵傷入之心鎖卸則傷人之
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用
刑之寇莫能逃於天地之間唯
至人務其志而不必故无兵截
於非因悲陽而无心故万物不
得而盜也

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內於靈臺言外物不入
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
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
知其所以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
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
不見其誠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誠已而有
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
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全此恥過作非者也更
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

力者券者合也命于內者無名
命于外者常有期期望及耗費
也敗而立者入見其壯然本不
壯然壯者不敗也言期費而勉強
於物也與物且者姑且之為雷
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
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
入同與物則身外無親無親則
皆衆人之人手

郭子玄云極擲者不動于
物耳其失悲也若知其所持
而持之持則失也陳君厚云真
宰在焉隨其成心而隨之是皆
置論千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
求非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

每更為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
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
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
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
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
入之經書亦得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
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
得而名也券外者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

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坊下
段謂持心有道者為不如其所
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
人解者為兩而字所惑，故泛而
為之辭。

所期不過為費中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惟庸
有光充實而有光輝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
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
人也。歧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
過於人，則以為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物欲相
為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于
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者物入焉。且苟也。遂遂
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

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
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
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
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志者心有所着也。心有
所着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憐於此志。尤甚於
兵之鏖鉅。故曰兵莫憐於志。鏖鉅為下。陰陽之
氣皆能傷人，狻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
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
熱焦其寒凝冰也。此兩句盡佳於學問工夫。

最切○陸方壺云將之為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先失與人恭而有禮且爭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傳是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又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得皆從此起矣夫入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修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事理之情實不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尚其新所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于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之更變以自揜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恥過作非者性淫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夜独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

之地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內券外者行券外主人券藏于內而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學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闡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唯庸見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誘之徒也人見其跋而高也以為渠魁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存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道聽塗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眾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必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際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于近利耳可不戒哉兵寇數句又言幾微之害蓋人有十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

○道通一節

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
至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
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不反乎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
出而無備乃得生也已滅其性
矣雖和斯生作異於鬼雖有新
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
定也歟然自生悲有根歟然自
死悲有根言出者即有其實耳
其所出者無根竅以出之字者
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

備於志莫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鑊錐其禍尤
慘無能避者故鑊錐為下寇莫大於陰陽在席
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遊于天地
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知此則人
當懲忿窒慾持其志養其心
而不使有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鬼之
也以其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
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
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

尚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
無盡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而
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天門
者万物之都名謂之天門從云
聚妙之門也死生出入歟然自
爾未有為之者也然則聚散隱
顯故有出入之名從有名耳竟
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
門以元為門則元門也夫有之
未生以元為生及自有耳豈有
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為有
而自有耳非謂元能為有也若
無能為有俾謂無乎一無有則
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歟生
勝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
生焉者也

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
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
况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林麓齋云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
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
私也况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
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
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應于外者能反于內則

曰物皆具道故無成毀則其分也及所以為通其成也及即以為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倫而分之也惡乎倫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為倫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倫非無為而自倫則成有以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倫倫而不知有以倫則何達而不通此道无死生而有生又反乎所无生則生全矣出而不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生生有為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有得矣以異乎故其為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為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又有本出於道者則未

為德為德則能神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着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

始有本也物之入又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又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又有本則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則然則文運曰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之象左全字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為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為下以至下每四方亦然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為古後以今為古亦豈有剽本執恆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必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有不能為有又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

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歿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自與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

也有所謂无有則非無有而無
有一皆無之及所謂無有也聖
人藏乎是游於物之所不淨道
而皆存者也

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實故曰有所
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
出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
下皆是也故曰字即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
上下察也古注今來曰宙道之泮表千萬年而
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
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
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有不生於有
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融以有為有又出於無有

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
物論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
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
乎是 ○陸方壺云道者先夫之朴朴散則分分
則有成有成有毀而道未始有之相离故通其
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
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
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焉斯
無惡矣所以惡于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
所以惡于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
見于備而無見于分故分之則憂有見于成而
無見于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
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以為吾
當其毀則安于毀而不必更求其備於成吾當
其分則安于分而不必更求其備于合如人之

當其死則安于死而不必更求其備于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死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皆謂是死耳豈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滅而有實鬼之亡也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雖以鬼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一所以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矣又言造化之妙出牛出也入於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默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且今且古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處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未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

古之人節

節註生為喪今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為反還融液也雖散而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故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而不一然俱能死是莊子胸中故謂之三族耶景著載甲氏著卦四者雖公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誠直聚氣也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

而不見其形也而出生死緣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由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為即齊物論中所謂未始有無也者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是蓋唯藏則虛靜寂寞而万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脆肢踰物各各用偃謂屏廟也寢廟則以享燕屏廟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廟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取物之变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為師則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直主也物各謂已足以為是非之主人皆謂已足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真脫也知愚名廢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玄古之人無是非無非係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入也同共是其所同是謂左鸞鳩无異

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謂與

鸞鳩同於同也

賦於咸反(脆)音皮(胫)音詠(散)上声

林慮齋云

無物之始以生始終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樂終有生之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為者無物太虛之初也次為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狻以死生有無為一是一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

【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徒同為分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既屬之有賦非其體也。而一家之談披然分辨以以為有物失而以生為後。一為始。无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賦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脆脂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現室周窳植又造其偃焉。

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賦鴈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皆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

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以言大觀者以其處之悲而已。道無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悲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一家之說為是之故而曰卒移是所以為未至未至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各美而因以已為正。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為已即而守之。至於以己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疾有知患各辱之分。此令人移是之弊。既嘗鳩之同於同又安知天地之大耶。

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披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二是一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臘祭也。脆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

真莫為入既形而下欲彼乎未始有物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亡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寞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覺造乎此則雖有生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與常人異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日无有生死之分首体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賦者釜底結裹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從賦取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死故試言之曰夫臚祭之有臚胘備牲體以存補則不可散祭畢分胘則可以

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辭猶入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胘文法也下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臚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

散矣現寢則盡然起移也圓則不无移慢此皆所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現前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知為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為各實因以為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解被幻塵而認虛為實至於以各實為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以致此矣蓋世猶尋真悟其非死異鴟鳩之同於榆枋之造而不知有鵬之九方里也

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丁巳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為已質使人以為已節唯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鴟與鷲鳩皆同訊大鵬亦猶移是

此鼓舞之文... 陸方壺云未始有物者無死生... 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于外... 以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 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體以成為尾尾也... 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字者吾身之為... 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苟也三者之言雖次... 弟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 景氏也以戴而著者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 戴謂入所推戴三氏唯分大之則一公族而已... 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以下又觀人之見小

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

此鼓舞之文

陸方壺云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泮泮而已此在太虛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于外反謂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體以成為尾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字者吾身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苟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入所推戴三氏唯分大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以下又觀人之見小

而廣以二體同觀之象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鷲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本相以也何淨妄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稜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久自有常取而嘗言移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臘胾有可散有不可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臘牛之百樂也足指曰胾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象印明可散謂散置于鼻祖之間不可散謂分散于人二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壘者過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懋於寢移洩于壘之屏風也以高卑貴賤之分為是率移是而不知曉胾一也也也今人但見其于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是以有生者為本而其所知者為師因乘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已作主知已之貴則賤人知已之

而廣以二體同觀之象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鷲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本相以也何淨妄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稜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久自有常取而嘗言移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臘胾有可散有不可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臘牛之百樂也足指曰胾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象印明可散謂散置于鼻祖之間不可散謂分散于人二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壘者過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懋於寢移洩于壘之屏風也以高卑貴賤之分為是率移是而不知曉胾一也也也今人但見其于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是以有生者為本而其所知者為師因乘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已作主知已之貴則賤人知已之

智則愚人知已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其實莫不以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已為質即以為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也直至鍾鳴漏足以死償節而後不悟本來之無我人心之移一至於此今人必有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憚我身作主要使人人承奉於我山林遊戲行尚辟人索居閑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已之用者為知而以入之不用者為愚以已之通者為榮而以入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現言移是者今之人也是謂身為鴛鴦同一自足於枋榆之下者也便見之小哉夫唯鴛鴦與鴛鴦乃同一見而我人與之同故曰同其同辭亦甚矣此條不知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張市一節

張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姬太親則

富註張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之凡則言姬詔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以入者視入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謝斯乃札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者小信之質耳大信則除矣故至信譬金盪動也以性自動故稱為取此乃真為非有為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得已而動則為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有彼我之名故反各淨其美則順也

已矣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志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

他人聞之而射我則我
而道之以其无息於我不以息
望之則暇足不謂以教警
兄弟聞之而射我則涕泣而道
之以其有息於我則以息
故雖暇足不為於不受以姬而
已无所事辭大親則息之至如
適可也由是言仁孝禮節之至
者皆无所待於外知礼意而不
為待礼以觀眾人亦人之礼也
行之而且不求宜物不物之泰
也事至而應无所預謀不謀之
知也以百姓為勸勉而使天下
無志无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
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
無不至矣志者心之所之心者
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也者是以
微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

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
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林肅密云此又別一項說語與市人行而踰路
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貴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
兄踰弟之足則姬謝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
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
之足則併與姬謝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
也至禮有不久謂禮之至者無入己之分忘其
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

志貴弱以富貴等為志非弱
也恃而已矣故不可不微養心
貴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謙
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
和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
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三為達則
去身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
凡此諸累不湧於胸中則道集
矣不尊無以為道故道者德之
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
光性者生之貞性動而有為
偽而失矣生而无以知為則和
者接也非身生俱生者也謀而
後用知則知者謀也知者之所
不知則知之所自知也睨者之
所不暇及其所以暇也故禮未
淨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是以
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之我

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
言不見其相愛之迹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
金宝為質也辟音屏除也踰足之喻為下禮義
五者設也微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
也勃志言六者能勃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
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網縲牽係其心也累德
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罷才能
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
塞道四者之六言則胸中不為之蕩亂此教人

一俾淫以動亂之誠能也則
天下彼我是非雖各或相反而
實未嘗不相順也。以道无非我
故也。

下工夫處也。欽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
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
之動而後有為。有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之失
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
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
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觀。知者
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
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
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

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
不能亂謂之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
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
話。○陸方虛云。環踏也。踏市人之足。則辭謝以
放。驚兄踏弟足。則以氣而啜。媪拊之。而已無
庸謝也。若父母踏子之足。則併身。媪拊而忘之。
故曰太親。則已矣。夫環足而辭謝。禮也。禮以相
為。至禮則質。任其自然。不見入我。而生遜讓。故知
親之已矣。真至禮也。至義則不待物。裁制而
皆得其宜。至知則自然。先竟而已。故至知不謀
至仁。則無所不愛。而已。故至仁無親。至信則不
待金玉以為質。故至信。碎金。皆因。至禮不人
而繼及之者。微撤而去之也。敬。悖亂也。謬與。同
同塞。障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于道德。一解
富貴。賤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

以乱矣容身相也動率四体而言色容色也理
言之文也氣則兼声身色而言之意思慮也亦
者在心則網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
渾淪不分之謂道之以情則竅鑿多矣故足
為德之累道則辱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
無知能存之則遠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
自中則曾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遠
而正則攻取不滯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定
而生慧矣故靜則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
而虛矣虛則恬淡寂寞而一無所為矣然無
也而無不為也萬變不化為之撓豈復為四六
所累哉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
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
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止
至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
故性之動謂之為而根于性則雖為而實無
所為矣加之以人則為則失失即老子所謂
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知者身物為構而生

羿工一節

善中則善取善理常俱也
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入也
至於天即狼狽人矣謂之全人
全人則聖人矣由能守中即是
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
天威以取物今又逃之天下之
物各有所屬所好各得其所
在盈所以飾容貌也則若之貌
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
而後而存之胥靡尤賴于故

謨謀謨謀生乎意識德性之知則不知是蓋德
性之知有所不知如赤子之睨然視物而不
于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待也而後動者故不
得已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釋氏
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我百体從令以便是性
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為參之
德與我皆在內動身治皆在外其名者相友
而實則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于內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唯全人
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入之
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遺羿羿必得之成
也以天下為之能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

不復死復謂不魄而忘人言不識入之所情也無入之情則自然為天人彼形殘骨靡而後同平天狃泥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不為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死生之意乎氣則靜聖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死為於恍惚之外哉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灰生也夫復謂不魄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敵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

道音良移音習

曰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又有全人焉聖人者此來化雖正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正乎天又復乎人也彼政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處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最能天也全人之所惡全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日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天知其所以然俟且惡之况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造羿必得之成也彼不造者則非成而無所造况於言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

林屬齋云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恨乎人能自晦於人也恨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虫鳥獸之總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嚙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

其所以為其所好籠之也。人者
以外非善，徒能後益而勿循，昏
靡以遺，生死存亡，能登高而不懼，
况夫能忘人者，其後謂而不
餽也。胃玩至干再三而不能忘
人之所不能，不餽忘人，因以為
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
人為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
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
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為常出
於無為，不怒死為則未常有物
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
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
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者，人則
神也。人不順而滑之，故不神，誠
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為欲
當誠已者也。躊躇以具事，豫若
冬涉川，則不涉已之象。

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女八字，盡妙，邦之射見，亦必
得雀亦畏之。後見，養由基，抱對而啼，即此意也。
以天下為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夫
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好
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
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掣出乎萬物之
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後
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

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昏靡城
旦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
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反復也。狹易
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
也。言在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為己，而無為人
之心，則忘久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
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
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故我亦不以為善。每
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

世非之而不知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
天和與之為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
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
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為於世無所容心
雖為亦無為也。是其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出
即是無為無不為。又如變換言。句欲靜則必
平其氣。氣不能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
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
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

方註 今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
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與矣。人
之天狹惡之。而况吾之天乎。人
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唯此能
矣。所謂天之天者也。惡人則亦
魚同天矣。今人天人與聖人同
文勢有鼓舞耳。故循之曰不淨
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為聖人
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
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因辨焉。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豈謂其有以
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于夫而文假乎人。唯全
人能之。今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能
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或唯能
能。能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魚之躍。數
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率其天性而不失其
為。故曰唯能。能唯能。能失然。而謂之能
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况今人乎。
若今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故曰今人
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亦未始不為天。在
天人之為一體者。自亦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
之能天。而知天之在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

况吾天乎人乎何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非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至人得入雖然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致也如伊尹百里奚有志于伯王之業然後湯與桓公得而有之若使胸中酒洒一塵不掛身得而有之我介者侈華美而弗飾外毀譽也胥靡登危險而不懼遺灰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烏得為所籠哉介亢者胥靡刑徒人也盡衣也投者棄之之意復謂侯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于人於是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入之情矣有人之形而無入之情非天乎乎無入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相若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為生若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此個不怒乃未發之中在味怒之先者當能泰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于無為無為

非塊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侯不為也故欲靜則雖乎其氣欲神則順其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必緣于不得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于氣者謂調息而後歸于靜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后神存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當者則必緣于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南華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五 終

